

40年出诊30万次,防疫诊治家畜超过700万头 他是乡亲们离不开的“憨兽医”

记者 陶春燕 闫修晨
聊城报道

他给自己 取了“三憨”称号

在临清熟悉的土地上,孙树民是乡亲们口中那个“有点憨”的兽医,却也是他们最离不开的人。其实这些年,孙树民有多次机会离开兽医这个又脏又累的行当。有行政级别的工作,也有大企业的高薪聘请,但他都一一婉拒了。“我学的这一身,必须得服务到老百姓,服务到田间地头。”他说,看到自己扶持的养殖户从一头牛发展到上百头,腰包鼓了,脸上笑了,那种喜悦,比任何高工资都让他满足。

当地老百姓都称他“憨”,他也乐于接受并给自己取了“三憨”的称号:一憨爱岗敬业,二憨无私奉献,三憨天下为公。他还将自己的“三憨”工作精神张贴在兽医站里时刻鞭策自己,“憨人干憨事,憨到底还是因为咱有颗勇敢的心。”孙树民笑着说。

说他憨,是因为他做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前不久,东昌府区养殖户梁绍印带着嘴角生疮的白羊,赶到尚店镇畜牧兽医服务站求助。孙树民掰开羊嘴看了看,又用听诊器听了听,很快给出诊断:“吃发霉的草了吧?”梁绍印连连点头。抓药结账时,梁绍印发现每服药都比预想的便宜两三块钱,有些过意不去。孙树民摆摆手:“外地来的不容易,这点钱不算什么。”这是他从业多年的老规矩——对外地养殖户尽量优惠,遇到困难家庭更是分文不取。

说他憨,是因为他把别人的事看得比自家还重。一个寒冷的冬天,大雪封路半月不退。凌晨5点,养殖户杨印石打来求助电话——鸡场突发疫情,疑似禽流感,无人敢上门。孙树民撂下电话,骑上摩托车冲进风雪。推开鸡舍大门,腐臭味扑面而来。杨印石双眼通红:“孙大夫,你是半个月来第一个愿意来的,人家都怕传染。”孙树民戴好口罩,拎起濒死的鸡仔细查看,最终确诊:不是禽流感,是新城疫。两天两夜,他几乎没合眼,和杨印石一起给上万只鸡打完了疫苗。当朝阳升起,鸡舍里传来有力的扑腾声,杨印石这个硬汉,蹲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说他憨,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钱“憨”进了公家的事。修村里路,他带头捐款;为了方便周边几个村的防疫工作,他自掏腰包建起了尚店镇畜牧兽医服务站,让防疫员们有了一个“家”。至今,他的服务站对困难家庭和特殊群体,始终坚持免费诊疗。

也正因这份憨,让他对家人满怀愧疚。妻子被他“培养”成了“女汉子”,管着家里五亩地,半夜抢水浇地,秋收种里拉外拉,还得照顾家里的牛。妻子用自己节省出来的时间,支持他学习、出诊。说起这些,孙树民的眼眶有些湿润:“我最对不起的,就是家里你嫂子。”



孙树民正在给养殖户送来的白羊做检查。

正月里的鲁西平原,春节后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,气温骤降至零下,积雪覆满了乡间小路。在聊城临清市尚店镇畜牧兽医服务站,58岁的站长孙树民像往常一样早早到岗。手机接连响起,他一边接听,一边在本子上快速记下:“这几天降温降雪,得赶紧告诉养殖户做好防护,别冻着牲口。”

数不清这是他在基层度过的多少个春节,没有假期,也没有休整。“除夕、初一也都在岗上,习惯了。”大年初二,有养殖户抱着难产的母羊赶来求援——羔羊已死在腹中,甚至开始腐烂。“一般人戴着双层口罩都受不了,我也吐,但吐完也得接着弄,不然母羊也保不住。”

前不久,孙树民的名字登上了“中国好人榜”。40年来,他累计出诊30多万次,防疫诊治家畜超过700万头,背烂了6个药箱,骑坏了6辆自行车和摩托车。

一根汉针传手艺 兽医情结源于父亲

孙树民的兽医情结源于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归来的志愿军战士,返乡后既给人看病,也给动物看病。孙树民从小见证了父亲利用自制的一根汉针,挽救了无数动物的生命。他回忆道,有一回,邻村人牵着病牛来求医,牛满嘴吐沫,肚子胀得像鼓一样。父亲撂下筷子,掏出随身携带的汉针,扎了十几针,让畜主牵着牛溜达一刻钟,奇迹便出现了:牛肚子消了下去,满嘴的白沫也没了。畜主喜出望外,掏出当时六分钱一包的香烟,恭敬地递上一根。

那一刻,少年孙树民的心里便埋下了一颗种子:“我长大后也得学这个手艺,挽救无数动物生灵,受人尊敬。”然而,学艺之路并非坦途。那年月,他穷得连一本7



孙树民的“三憨”工作精神。

孙树民(右)做采集的牛羊猪鸡全血分离血清工作。



毛5分钱的都买不起,只能借别人的书,用15天时间,晚上点着煤油灯,一笔一画抄完整本。村里的老支书听说后,被这个年轻人的执着打动,全村为他凑了360元的学费,并语重心长地叮嘱:“你这个想法很好,钱你不用作难。但别没长性,干不长。”

孙树民郑重地向老支书许下诺言:“请您放心,只要我学到这门技术,我就立志返乡,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”为了这句诺言,他拼尽全力。白天背知识,晚上配药物,听说谁家的牲口病了,他主动找上门观摩学习,父亲亲手磨制的那些长短不一的汉针,他至今还在使用,也救治了无数生灵。

1986年,19岁的孙树民一战成名。村里一头牛急性胃鼓气,周边几位老兽医轮番上阵输液一整天,牛的肚子却始终不见消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孙树民,想起报纸上看到的药方,大胆建议用食醋和卫生油灌服。很快牛的肚子消

了下去,四个输液针头随之拔下。从那以后,这个年轻后生的名声,在临清大地传开了。

十块钱手术费 改良黄牛富了乡亲

如果说一根汉针是一份传承,那么黄牛改良的人工授精技术,则是孙树民为乡亲们打开的一扇致富之门。

1991年,他开始接触并推广这项在当时堪称“高科技”的新生事物。起初,没人相信他。一个60多岁的老汉牵着牛在他的兽医所门口转悠,死活不信“人还能配牛”。孙树民追着他,把牛硬拽回来,拍着胸脯保证:“大爷,您相信我一次,下了牛我再收您钱!”经过一番精心操作,最后,这头牛竟产下了双牛犊。第二年,老汉牵着两头小牛去赶集,逢人就夸,成了孙树民最生动的“活广告”。一时间,来找他配种的牛把路两旁的

树都拴满了。

那时的的工作强度难以想象。为了抓住母牛发情的最佳时机,他“5+2、白加黑”,没有节假日,风雨无阻。给牛做直肠检查时,冷不防会被喷一脸牛粪,他戏称那是“用牛粪洗脸”。凭一只胳膊,一天至少完成30头牛的改良工作。在那个一头老母牛只值五六百元的年代,经他改良后产下的小牛,一头就能多卖二三百元甚至五百元。一年下来,就为全镇及附近养殖户带来上百万元的社会效益。而他自己的手术费,却始终只收十块钱。

牛改良多了,难产也随之增多。当地母牛体型小,下牛时常难产。多的时候,孙树民一晚上能起五次,这家刚出来,那家又拍窗户。他记得有一年除夕,他和好友相聚,年夜饭刚端上桌,一个带着哭腔的养殖户就找上门来——家里的牛生产,子宫全脱了。孙树民二话不说就去了现场,那个冬夜,他一身血、一身粪,趴在牛腿上,小心翼翼将脱出的子宫一点点推回腹腔,整整忙活了四个半小时,终于保住了大牛和小牛。就靠着这头牛,养殖户培养了两个儿子成材。直到现在,每每见到孙树民还真诚道谢。

一支“防疫敢死队” 始终冲在最前线

人病兽防,关口前移。孙树民深知,作为一名基层兽医,他守护的不仅是牲畜的健康,更是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和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。

几年前,布鲁氏菌病(一种人畜共患病)防控形势严峻,需要在镇上进行大面积防疫。这是一项高风险工作,相关部门打电话给他时也为难地表示找了一圈没人敢接。孙树民毫不犹豫地接:“我是共产党员,这个任务我接!”

在调试疫苗和注射器的过程中,连专业人士都退到五米开外。孙树民对年轻的防疫员们说:“你们靠后,只负责把羊给我赶到角落来。”他笑称自己当时像一颗随时可能爆发的“原子弹”,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羊圈,打响了临清市布病防控的“第一枪”。这支由他带领的团队,也因此得名“防疫敢死队”。他们的经验,随后在临清全市推广。

如今,这支“敢死队”已经壮大为一个36人专业团队,成为尚店镇这个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的坚强医疗保障。他手把手地教年轻人,从免疫证怎么填到一针见血的注射技术,他的团队在全市技能大赛中屡获第一。“现在年轻人干兽医的少,但在我手下当兵,就要不怕苦累把活干好,我也能让他们有成就感。”孙树民说。

2022年,孙树民党代表工作室正式成立,他创新构建了“四全一线”工作法:365天全天候,24小时全时段、全科诊疗,全产业链服务。他们的服务,不仅覆盖了尚店镇的田间地头,更通过远程连线,将触角延伸到了内蒙古、新疆等边远地区。“撸起袖子加油干,挽起裤腿进猪圈,光脚丫子把防疫干!”这是孙树民常挂在嘴边的口号,也是他40年如一日的真实写照。